

癡珠自是
花癡
月痕領
慷慨激昂
目是虹花
痴珠說
一○眼
○宗旨

劍秋急去看病，便先走了掌珠。秋香、秋英、荷生、癡珠，每人各賞了十兩銀也去了。荷生見秋痕筆硯放在北屋方案，就檢張紙寫一首詩向癡珠道：「以此誌謝癡珠念道：」
 香溫酒熟，峭寒天。畫燭雙燒照綺筵。檀板有情勞翠袖，萍根無定感華年。邊城笳鼓催殘臘，
 文字知交信。風緣却念故山歸，未得一回屈指一悽然。

念畢也檢一箋知道：

第一番風斜峭天，乘盤介壽合開筵。酒籌緩緩消殘夜，春日遲遲比大年。知已文章闊性命，當前花月證因緣。新巢滿志棲雙燕，我為低徊亦暢然。荷生采秋齊聲贊好，喝了茶然後同回愉園正是勝會既不常。佳人更難得，回首憶舊遊。殘燈黯無色，欲為心細。殘年欲盡，采秋急欲還家。秋痕家急欲攜雌，文章至此亦可謂水窮山盡矣。開首特筆書曰：明年戊午立春節氣，却在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云。於是滿紙柳媚花柔，冰消雪霽，無復固陰逼寒氣象。大聖人之畫卦，剥者復之始，一陽所以生於冬至子半也。隨借秋心院一番酒令，急將春字勒住，不肯輕佔下文地步。然而又不可以虛衍也。於是乎有秋英。於是乎有十妓之踪跡，遙應前文，暗引後文。遂覺脫去恆蹊，別開生面。

荷生采秋之別，僅以一二語點出之，不即不離，恰得兩人神吻。

花月痕全書卷十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偕秋痕到愉園送行。見驪駒在門，荷生采秋依依惜別。兩人愴然不能久坐，便自告歸。是夕人家祀竈，遠近爆竹之聲不斷。不已，癡珠倚枕思家，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醻。終是悶悶不樂。秋痕因說道：「你前說要作鴉片嘆樂府，我昨日替你作篇序，你瞧用得用不得？」說著，便向案上檢出一紙遞給癡珠。癡珠接著念道：

聞諸父老，二十年前人說鴉片，即譁然詫異。邇來食者漸多，自南而北。凡有井水之處，求之即得。敗俗傾家，喪身罹法，其弊至於不忍言。而昏聳者習以為常，可為悼歎。尤異者，香閨少婦，綉閣雛姬，或亦間染此習。至青樓中人，十有八九，遂令粉黛半作骷髏。香花別成臭味，惟覺岸回頭，懸崖勒馬，非具有夙根，持以定力，不能跳出此魔障也。孽海茫茫，安得十萬恒河沙，為若輩湔腸滌胃耶？作鴉片嘆。

念畢說道：「很講得痛切。筆墨亦簡淨，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等我替你改。我是不止說這個，還有幾多時事，通要編成樂府哩。頭一題是黃麝漫，第二題是官兵來，第三題是胥吏尊，第四題是鈔幣弊，第五題是銅錢荒，第六題是羊頭爛，第七題是鴉片嘆，第八題是賣女哀。秋痕斟一杯酒，喝一半，留一半，遞給癡珠。」樂府我沒有做過，癡珠唱了酒，說道：「你沒有做過樂府？」那白香山新樂府三十章，你不讀過麼？香山的詩，老嫗能解，所以別的詩不好。樂府最妙，學他那樣出去，便是正體。秋痕又斟一杯酒，給癡珠喝一半，將剩的自己喝了，說道：「這個你也和我講過。」

眼目
八事俱是

只我總不敢輕易下筆。你隨便起兩句。我接下去學學好麼。癡珠道我念你寫。便隨口念道。外洋瘠中土。製作鴉片烟。秋痕端過筆硯。寫著。癡珠道。你五字的做兩句罷。秋痕故意想了又想。說個不大條暢的句。惹著癡珠笑道。又分喝了幾杯酒。讓癡珠幾飴菜。纔說道。我做一聯對偶。

眼目秋痕
之意可感
可傳

花痕
四海賓朋
書契潤一
縵綿兒女話

說破
游戲。痴
情溺於艷
見大可想

花痕
四海賓朋
書契潤一
縵綿兒女話

說破
游戲。痴
情溺於艷
見大可想

眼目
宗旨
對此茫茫
百端交集
眼目
宗旨

一字一淚
非尋常慰
藉之詞
痴殊也只
得一笑而
睡此一月
珠深居秋
心院四字
已抵易水
一歌梅字
餘波花痕
點清上折

一字一淚
非尋常慰
藉之詞
痴殊也只
得一笑而
睡此一月
珠深居秋
心院四字
已抵易水
一歌梅字
餘波花痕
點清上折

秋痕笑道。詩債又來了。癡珠笑道。

交扶罷。癡珠淚眼盈盈道。我這會曲也不能聽了。接著高吟道。當歌欲一放。淚下忍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便說道。我還喝酒罷。於是秋痕斟了熱酒。送給癡珠。癡珠又高吟道。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喜君頗盡新禮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就將酒喝乾。秋痕珠淚雙垂道。這樣傷心何苦呢。龍蟄三冬。鶴心萬里。願君善保千金軀哩。癡珠微笑一笑。說道。喚他們收拾睡罷。晚夕無話。次日下了一天雪。癡珠並沒出門。第三日清早外面傳進一柬。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癡珠拆開見是一張小箋上寫的是。

宋秋歸矣。孤燈獨剪。藥裹自拈。居者之景難堪。衝寒冒雪。單車獨往。行者之情尤可念也。

豐梅花詩原韻。得春鏡樓本事詩八首。錄請吟壇評閱。知大才如海。必更有以和我。

癡珠吾師荷生白。

秋痕笑道。詩債又來了。癡珠笑道。

斷紅雙臉暈朝霞。乍入天台客興賒。青鳥偶傳書鄭重。朱樓遙指路欹斜。可能俱倚銷愁思。便為飄零惜歲華。自笑無緣賞桃李。獨尋幽逕訪秋花。

似曾相見在前生。玉樣溫柔水樣清。月下並肩疑是夢。鏡中窺面兩含情。隨風柳絮迷香國。初日蓮花配艷名。最是四絃聽不得。樽前偏作斷腸聲。

嘆道。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又念道。

同巢杳夢海連邊。惆悵情濃只自知。卿許東風為管領。儂家南國慣相思。針能寄恨絲千縷。格仿簪花筆一枝。莫把妝梳比濃淡。蘆簾紙閣也應宜。

重圓
第十五
花痕
第二十六
四煎雪
詩綸錦囊
形管生花

花痕
第十一回
定情

花痕
第十五
重圓
花痕
第二十六
四煎雪
詩綸錦囊
形管生花

詩意重在
銜寒冒雪
單車獨往
一邊故春
鏡搜本事
不多及之

如墨同雲幕。遠村朔風吹淚對離樽。雪飛驛路留鴻爪。柳帶春愁到雁門。姑射露光凝鬟色。關氏山月想眉痕。多情不為蠶絲繭。但解憐才合感恩。
照著秋痕道。春蠶作繭將絲縛。我四個人意是一塊印板文字。說來覺得可喜。也覺可憐。念道。瑩簇朱字有前緣。小別匆匆竟隔年。未指玉環應有約。凌波羅襪總疑仙。悽其風雪真無賴。況瘁輪蹄劇可憐。畢竟天涯同咫尺。一枝春信為君傳。
小院紅闌記舊蹤。便如蓬島隔千重。雲移寶扇風前立。珠綴華燈月下逢。碧玉年光悲逝水。各妃顏色比春松。久伴結習銷除盡。袖底脂痕染又濃。

照著秋痕道春蠶作繭將絲織我四個人意是一塊印板文字說來覺得可喜也覺可憐念道
瑩簇朱字有前緣小別匆匆竟隔年未指玉環應有約凌波羅襪總疑仙悽其風雪真無
賴况乘輪蹄劇可憐畢竟天涯同咫尺一枝春信為君傳

小院紅闌記舊蹤便如蓬島隔千重雲移寶扇風前立珠綴華燈月下逢碧玉年光悲逝
水洛妃顏色比春松久拌結習銷除盡袖底脂痕染又濃

秋痕道這松字押得恰好。癡珠點頭又念道。
孤衾且自耐更殘錦瑟絃新待對彈塵海知音今日少情場艱福古來難誰憐絕塞青衫

孤衾且自耐。更殘錦瑟絃新待對彈。塵海知音今日少。情場蠶福古來難。誰憐絕塞青衫薄。却念深閨翠袖寒。願作人間歡喜事。團團鏡影好同看。

雨林深二十九回消
宗首寡偕老所謂居者
之景難堪是如是如是
仍創重行邊鏡一者春
以結語結之引起三回合
十九回合鏡言外有秋
眼在目此

張硃紅箋紙。就在東屋。大小小裁起來。秋痕一邊磨墨。癡珠一邊寫。一會將縣前街的春聯寫完了。就寫著秋華堂大門的聯句是。別夢梅花紫故國。迎年爆竹動邊城。

西院門聯。自作宜春之帖。諸回趕熱之車。
西院客廳楹聯是。結念茫茫。未免青春負我。為此寂寂。徒令白日笑人。
西院書室的聯是。思親旦暮如年永。作客光陰似指彈。

臥室的聯是歲云聿暮夜如何其處處的聯是為此春酒祭及先炊秋華堂月亮門的聯是坡翁守歲。唐模迎宵。秋痕道你如今替我也寫了罷却都要這樣不俗的纔好。癡珠笑道我寫的就怎樣俗也比你那門首的這麼燕語鶯聲強。秋痕道那時他們鬧的癡珠笑道你就憑他們。

嬉笑
與重

莊麗
花痕
全書宗旨
英姿颯爽
寫實可喜

劉四罵人

哭三。哭四。哭五。哭六。哭七。哭八。哭九。哭十。哭十一。哭十二。哭十三。哭十四。哭十五。哭十六。哭十七。哭十八。哭十九。哭二十。

後有羣狼。前是絕路。說來已自。夢境迷離。這女人是誰。這老人又是誰。只怕哭果能痛心。只得如此。和珠口裏。說引起下文西院。

月痕初二日。花痕三四日。月痕五六日。花痕七八日。月痕九日。花痕十日。月痕十一日。花痕十二日。月痕十三日。花痕十四日。月痕十五日。花痕十六日。月痕十七日。花痕十八日。月痕十九日。花痕二十日。

想是哭。轉怕驚醒。躡手躡腳的走了。這裏癡珠問起夢境。秋痕又灑下淚說道。我夢和你一塊兒走。也不曉是要到那裏。忽然見個大山。四面都是峭壁。並無登路。回頭一望。有無數的狼。遠遠的趕來。我和你前後左右。都無去路。抱著大哭。你說道哭也無益。我們捨命爬上山罷。你爬上一層。施著我。還沒上去。兩人都滾下來。那一起的狼。就在咫尺。我只怕咬著你。將身遮住。你還拉我上山。一個狼撲上身來。我也不怕。正和狼死命的掙。忽見那峭壁洞開。兩個女人擁個老人。將你扒了進去。峭壁復合。猶隱隱的聽見你在峭壁裏喊著我的名字。我心裏一痛。就和狼一起倒地。醒來見了你。怎的不傷心。以後越想越不好。怎的不哭。咳。以前你說個無緣。我還不信。如今看來說到這一句。又哭起來。癡珠聽了。也自可傷。這會麗日上窗。見秋痕面黃。目腫如桃。沒命的抽咽。只得說道。幻夢有何足憑。但這屋你說有鬼。我明日帶你西院住去。罷停了一停。禿頭穆升。帶著車。擎著衣帽。都來伺候。癡珠就出門去了。初二日。李夫人便招癡珠。秋痕就秋華堂院子看搬馬解。只見那姑嫂二人短服勁裝。首纏青帕。帶兩匹馬。跟一個老頭子來了。柳青穿件窄袖紅緞繡秋。約以錦緣足纏綠緞。倒插青綢印花裙幅。胭脂穿件白綾綉秋。約以青絲足纏綠緞。倒插青綢印花裙幅。兩人雙翹皆不及寸許。伶俏之至。各走了一回。繩舞了一回。刀槍要了一回。流光鎗就搬起馬來。先前柳青是站個白馬。胭脂是站個黑馬。各騎一脚。分東西緩走兩回。便一面跑一面舞。一面唱已令人耳馳目駭。末後東西飛跑間。兩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如風如電。如火如荼。采如散花。如蝴蝶翩翩。如游魚出沒。更令人神騁心驚。正在癡看。不道兩人早已下馬。站在台階討賞。李夫人喜歡。各賞了一錠銀。癡珠就陪賞。奈各騎一腳。分東西緩走兩回。便一面跑一面舞。一面唱已令人耳馳目駭。末後東西飛跑間。兩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如風如電。如火如荼。采如散花。如蝴蝶翩翩。如游魚出沒。更令人神騁心驚。正在癡看。不道兩人早已下馬。站在台階討賞。李夫人喜歡。各賞了一錠銀。癡珠就陪賞。奈

這兩人見癡珠發下賞來。却走向前笑道。你不是韋癡珠老爺麼。我兩人却不要你賞銀。只要你贈我們一首詩。癡珠哈哈大笑道。這怪不怪。你怎曉得我會做詩哩。李夫人也笑道。總是先生詩名傳播得遠。他們自聞風傾慕。癡珠於是招入西院。取出那秋痕畫過的摺扇。信筆揮來。李夫人倚在案頭。見歪歪斜斜寫道。

鳳陽女子有柳青。柳青選婿輕沙陀。盤雕結隊蠕蠕走。馳馬快過月氏駝。我為擎擎躍而起。春風陡觸雄心多。可能從我建旗鼓。雕鞍飛輕雙蠻鞚。旄頭指顧忽墜地。嫣然一笑舒流波。人生得此聊快意。嗚呼吾意共蹉跎。

再將那一把扇寫道。

胭脂索我歌。我歌喚奈何。君不見藥師馬。紅拂駒。蘄王鼓。紅玉搘。龍虎風雲有成例。鬱鬱居此負名花。吁嗟乎女兒恨填海。英雄呼渡河。會當努力中原事。勿使青春白日空銷磨。癡珠寫完。擲筆而起。李夫人笑道。先生這兩首詩。好激昂慷慨哩。癡珠微笑。柳青胭脂。謝了又謝。秋痕將扇兩邊都蓋了圖章。兩人喜躍而去。癡珠留李夫人吃飯。定更後。帶阿寶大家走了。秋痕便住在西院。自此就不回去。牛氏只教小了環玉環。跟定身邊。在癡珠免了往來。在牛氏省了供給。這都是兩邊情願之事。只秋痕為著初一早的夢。觸起癡珠華嚴菴的籤。總是悶悶不樂。因向癡珠問起草涼驛夢裡碑記來。癡珠從書龕中檢來。檢來。終尋不出。就也擇開。十四這一天。李夫人接秋痕逛燈去了。癡珠一人正在無聊。恰好小岑劍秋。趁著燈月。步行而來。拉著癡珠走了不多時。到了南司街。便人山人海擁擠起來。還夾著些車馬在裏頭。三人走路就

帶秋荷生一邊
塞雲樓滿春光日
天下兵雖自濃
如火如茶天情蝶發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月痕花痕月痕

不能齊集。癡珠招呼二人道：這些燈也沒有什麼好瞧。路又難走。我們到柳巷找荷生罷。還聽得有好燈謎劍秋道：甚好。花神廟也有燈看。便轉入小巷。慢慢的走。一路閒談。小峯道：荷生這幾天高興得很。癡珠道：采秋是臘月廿六抵家。他從初五起。天天在新屋裏。催督工程。要趕二十內收整定妥哩。劍秋道：他怎的還有工夫。製起燈謎。小峯道：荷生住了塞雲樓。適值花神廟今年是個大會。借園裏軒軒花堂。結個燈棚。熱鬧得很。他一人夜裏無可消遣。就想出這個願意來。一邊說話。一邊聽得花炮的聲。鑼鼓的聲。喧嘩的聲。遠遠早望見園門口。燈光輝煌。車馬。聞咽。三人齊進花神廟。瞧了一遍。說不盡銀花火樹。華麗紛紜。又聞著絲竹之聲。小峯引路。由殿後小門穿過竹徑。望軒軒草堂來。遙望裏邊亭榭。有挂玻璃燈的。有挂畫紗燈的。草堂門外。搭著燈樓。門內却有木棚欄住。遙望內裏。排著燈屏。古玩密密層層。火光閃灼。木柵前鼓樂喧天。人聲震地。幸喜地方寬闊。不然也一步不可行了。三人轉到堂後。還有好些人在山上池邊放泥筒。放花炮。流星趕月。九龍戲珠。只見草堂角門空地裏。放著二三頂藍呢的四轎。兩頂藍呢小轎。架著七八對燈籠。都是武營官衙。槐樹下繫有幾匹馬。三四個的轎夫。在月下燒著枯葉和花炮的紙烘手。劍秋笑向癡珠道：這是你東家在裏頭作樂哩。正說著。聽得門聲一響。一疊連聲的傳呼。三人只道是官員出來了。各自站開。癡珠更站得遠些。暗暗的瞧。停了一停。火炬百道。手照兩行。引出人來。却是華妝豔服。一羣少婦。後面跟著幾多了環僕婦。都站在門口。等轎。燈火之中。只覺得粉光脂艷。令人眼花撩亂。也不辨得誰好看。誰不好看。癡珠遠遠的瞧。好像秋痕在內。便走近一步。留神凝視。只見李夫人側著臉。和一位太太說話。秋痕手牽著幾個少婦上轎。就也上轎去了。小峯道：夢想不到。這地方會碰著秋痕。三人說說笑笑。沿著路走向塞雲樓。只見三三兩兩的人。從裏面出來。一隊像是外省的人。就中有一個說道：這個謎好難猜。一個接著道：謎語是好。只挂在太原城裏。怕一年到頭。也沒人猜得著。劍秋道：什麼謎。就把我太原一城的人都考倒了。進得大門屋內。八扇油綠灑金屏門。門上一盞扁的白紗燈。上貼著許多字條。下圍著一簇約有十來人。只見索安跑過來招呼。大家進去。癡珠道：我們看了燈謎。再進去未遲。劍秋道：你老爺做什麼呢。索安道：老爺因大人有話說。上燈以後。回營去了。小峯道：他不在家更好。我們慢慢的猜謎。三人短的不瞧。只瞧著上面長條的是書一封。小峯念道：

憶自卿赴雁門。唐人詩時正河冰山凍。萬名兩行別淚。盡在尊前。花名半夜癡魂。

不能自主。花名昨於新正一日。始得一傳消息。一傳消息。花名喜逐韶光。與年俱至。花名芬含蕙蘂。偕錦字以同來。一傳消息。花名瘦比梅花。與暗香而並詠。曲牌儀貌慚傳粉刺。有青絲。萬名曲譜求。鳳好調緣綺。地名定於仲春上浣。謹擇良辰。一傳消息。花名堅如前約。萬名油壁先迎。萬名想此半幅殘箋。萬名卿見之必破涕為笑也。美人

雅說
花痕○梅
字餘波

荷生踏踏
滿志其實
智反刻之
筆

一書一詞
兩詩相配
采秋正面
秋痕正面
華澄

猜謎

客路去漫漫。曲牌念女無端。
唐詩長宵獨耐五更寒。

詩經對鏡自驚非昔日。唐詩減却朱顏。
美人春信到重關。
花名綠上眉山。
藥名情天有約定園圃。
中一物碧綠黃泉還覓去。

紅樓夢中一物碧綠黃泉還覓去。

鶯歌何況人間。
莊子一句。

劍秋笑道。他竟把給采秋的信做了燈謠。我們猜著癡珠道。第一句想是北征劍秋道。比代飛之燕雁打一書名。不是春秋麼。癡珠道。我想西廂二句是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四書一句。望道而未之見。小峯道不錯。第三句藥名似是香附。癡珠道。香附真打得好。那貌斬傳粉二句打一藥名。自然是何首烏。小峯道是打得好。但可惜荷生姓韓。要是姓何。那更切當了。癡珠道。定於仲春二句打詩經一句。不用說。是二月初吉了油壁先迎。打一藥名。不是車前麼。堅如前約。是什麼藥呢。小峯道信石。劍秋道。這裏人多。我們進去猜罷。癡珠道。慢一步。我再看這首浪淘沙的詞。因念道。

念畢。三人步入院子。見寧雲樓第一層簷下。四面點著一色的二十多盞瓜瓣琉璃燈。照得面部玻璃光如白晝。便有家人延入一方堂中坐下。送上茶點。三人隨意喝茶用點。先將那一首詞也逐句猜來。劍秋道。客路去漫漫。打一曲牌。自然是望遠行。癡珠道。詩經一句。是冬之夜。不用說了。易經二句。是那二句哩。小峯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癡珠道。這却似走而非劍秋道。情天有約定園圃。打紅樓夢中一物。有趣得很。是個什麼。癡珠道。風月寶鑑。小峯道。虧他會做。也難為你會想。於是三人將二句唐詩一句莊子一個花名。一個藥名。一個美人名。都想了。又將那封書上想不出的。也慢慢想着了。劍秋喚索安問道。你爺留有謎底沒有。索安道。一句兩句的。老爺都留有底。給小的答應。人家那兩紙長條。爺說總沒人都打得准。萬一有人通猜書了。請他明日來。痴珠怕秋痕回寓。無人作伴。急著要走。便說道。既是沒有謎底。我們走罷。連日面說。於是大家步出園來。見燈火零落。遊人稀少。曉得天不早了。便分路而去。正是

玉簫聲未歇。明月已西斜。最是良宵短。城頭噪曉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而痴珠於事內見之。荷生采秋於事外見之。發端陡起。搬馬解一波。為本回噩夢破愁。實為四十六回收復武漢張本。接敘噩夢。便不嫌於冷淡。下接入搬馬解看燈。寫得熱鬧之至。頓使噩夢一節當局旁觀。渾然不覺。却於中間。仍行提明。上下折界限。隨手歸結。丹臺曼雲。點逗華嚴菴的籟草涼驛的夢。高絕老絕。就中波瀾層出。如觀海市蜃樓。無物不有。仍自一物無有。是謂運實於虛。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滿腔怨憤却與下回
心印跟我和尚去
做和尚句隱相處
射眼

兩人入屋
花痕借上回本
事詩引入

褒語
光明正大
篤論至言
痴珠自是
眼目

痴珠嘆一口氣道：我為著家有老母不得已奔走四方，謀些衣食。不然我就做和尚。秋痕道：你好好做詩都是我說著閒話，又引起你的心緒來了。痴珠道：我這上半四首已是不及他的原作。再做下去也沒有好句出來。不如算了不作罷。秋痕道：你昨晚說的綺榻眠雲扶不起，紗窗初日會難逢。三生風絮年來綰。一室天花夜不寒。都是佳句，怎的不好？兩人聽了半天，正待移步。不想玉環從甬道出來，看見便報道：留大老爺和晏大老爺來了。痴珠迎出，延入客廳。秋痕掀開香色布綿簾，招呼兩人見面。見屋裏一陣蘭花香撲鼻，就行步。見窓下四盒素心蘭，開有二十餘箭，便向書案走來。案上一幅長箋，狂草一半。子善看了蘭花，因取來瞧。上寫奉和本事詩三疊前韻。子秀念道：第一洞天訪碧霞。雲翹有約總非賒。鸞笙吹出香巢暖。鳳簡題成錦字斜。楚岫朝雲開遠黛。天台暮雨洗濃華。尋常小謫人間去，也作秋風得意花。福慧修來費幾生。珊瑚仙骨照人清。衫裁燕尾成雙影。扇寫蠅頭憶定情。錦瑟相思頻欲詠。枕屏兩地暗呼名。瓊宵指日翔鸞鳳。別鵠何須擣然聲。番風輪指數遲遲。月樓成燕不知才子巾箱金粉豔。美人妝盡芷蘭思。嬌呼小字猜蓮子。愛唱新詞譜竹枝。陌上花開歸緩緩。荆釵珈服兩相宜。溷我卑樓水外村。天涯回首舊琴樽。西風鐵笛黃泥坂。夜月銀箏白下門。烟柳灞橋留別夢。胭脂北地染新痕。浮萍滄海終飄泊。羞向紅顏說報恩。蓬山風引嘆無緣。韋負箋天四十年。圓扇畫梅成小影。繡裙簇蝶記遊仙。

子善道：清豔得很。子美笑道：我們今天做個催租客。打斷人家詩興了。秋痕道：他正不高興恰好你來和他談談罷。林喜端上茶來。玉環裝著水煙，四人各說了近事。子秀見上首挂著荷生尊座位寫的一付聯對是：座列名香文如滿月，家承清德室有藏書。中間是心印的一幅畫梅，橫披橫披下粘兩紙色箋，便走近一瞧，見七絕四首，款書女弟子游晚蘭呈草。便向癡珠道：你那裏又收個會做詩的女弟子？秋痕笑道：不就是李太太？子秀道：不錯。他娘家姓游，子善也走過來看，因念道：

華燈九陌照玲瓏，掩映朝暉一色紅。最是太平真氣象，萬人如海日當中。
雕輪寶馬度紛紛，百和衣香昨夜薰。繡轎珠簾都不下，輕塵一任上烏雲。
餳簫吹暖遍長街，可有游人拾墮釵。滿地香塵輕試步，幾回珍重踏青鞋。
小幅泥金寫吉祥，十枝絳蠟照華堂。并門多少嬌兒女，但願家家福命長。

念畢，說道：李太太也會做詩麼？子善道：幾見詩人的弟子不會做詩，就掀著卧室簾子，見窓下兩盆水仙花，也是盛開，壁上新挂一付聯對一幅山水的橫披，橫披下也粘色箋，便踱進去瞧著。聯一邊款書：癡珠孝廉正腕。一邊書：雁門杜夢仙學書。句是：

誦十萬言有詩書氣，翔九千仞作逍遙遊。

當下子秀和痴珠都跟進來。子善道：采秋竟會寫起大字，且有筆力，真是風慧。子秀道：不要說采秋就秋痕不是大有慧根？怎麼幾個月工夫，就會做詩呢？癡珠道：大約琴棋書畫詩酒六詞都要有些風根，纔能學得來。你看采秋這幅畫，不更好麼？子善子秀瞧著那幅畫，是不工畫山水筆意，却極洒落。小楷款書奉夫子命為痴珠孝廉作韓宅侍兒夢仙寫。子善道：這落款就也新鮮，旁有小楷一詩，是荷生題的。子秀念道：拔地奇峯无限好，在山泉水本來清飄然曳杖。

絕塵事獨向翠微深處行。兩人再看色箋的詩上書水仙花三字下書侍兒劉培仙呈草子善念道

雲停月落座留香一縷冰魂返太荒銀燭高燒呼欲出仙人宛在水中央好伴吟詩與

酒邊蓬萊春在畫堂前烟波倘許儂偕隱自挹雲和理七弦

帶說秋痕
畫菊結住
上折翻落
下文

盤情一

子夫散髮見西京賦

盤情三
此章諷痴

盤情四
此章荷生自嘲之詞中情事全書

盤情五
此似在寒宵刻臂之書生受之

子秀道大有寄托又看了痴珠的帳沿是秋痕畫的菊就說道秋痕的畫菊竟一天蒼老一天了當下禿頭回道池師爺請爺說話痴珠出外間去了子善隨手將案上一個書夾一檢見斷箋上有詩兩首瞧是對鄉鄉更覺溫柔雨滯雲癡不自由胸却比酥膚比雪可堪新剝此難

箋頭秋波脈脈兩無言檀口香含一縷溫錦帳四垂銀燭背枕邊釵墜個中魂又一素紙上書題畫云繡幃怎不卸銀鈎微識雙雙豔語柔髻鬟釵聲拋紙上銷魂豈獨是天遊無言只是轉星眸個裏情懷不自由水溢銀河雲尚帶子夫散髮最風流春雨

梨花醉玉樓雙雙彈罷卧箜篌誰將鏡殿銅屏影付與春風筆底收

兩人一笑又檢得字條楷書寫的是燈下紅兒真堪銷恨花前碧玉頗可忘憂十六字又色箋兩紙寫的是埋骨成灰恨未休天河迢遞笑牽牛班駕只繫垂楊岸萬里誰能訪十洲欲入盧家白玉堂何曾自敢占流光可憐夜半虛前席萬里西風夜正長龍護瑤窗鳳掩扉含烟惹霧每依依何當共剪西窗燭日暮歸來雨滿衣雲鬟無端怨別離流鶯飄蕩復參差東來西去人情薄莫枉長條贈所思

末書日來讀玉溪生詩因集得詩如右呈政吟壇此中情事有君有我有是有非知足下必能參之也並希示覆或賜和為望荷生漫作兩人不大解得就中謎語就檢別的來瞧內還有秋

亦善戲謔

燈影

月字引起下回文字

一月痕也是盤情

花香○月二〇月三引入下回

此似在寒宵刻臂之書生受之

亦善戲謔

痕的詞并手札詞云花箋唱酬曳斷情絲千萬縷獨對柳稍新月影算合宵人約黃昏後眉雙綱余東君一剗去矣難留簾幕鎖人愁風風雨雨腸斷晚妝樓

又一詞云花憐小刦人憐薄命一樣銷魂處香銷被冷燈深漏靜想著閒言語兩人只看到這一紙督見秋痕掀簾進來將書夾一搶說道半天沒有聲息却原來偷瞧人家機密的書札子秀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子善笑道人約黃昏後怎的可對人言就出去了到了客廳雨農要去痴珠因留三人小飲并請了蕭贊甫到得黃昏大家都要出去逛燈痴珠就不十分強留此時裏外都點上燈客廳中點的是兩對西番蓮洋琉璃燈裏屋兩間通點一對湘竹素紗一邊字一邊畫的燈正檐下一字兒四對明角燈一會月也上來客廳中兩盆碧桃花開得豔映著燈光就像嫣然欲笑一般秋痕將屋裏兩重棉簾盡行掀起引著蘭花水仙的香痴珠就領秋痕到秋華堂玩賞一回月忽然對秋痕道你看如此月色天又不冷我們何不同到芙蓉洲水閣走一走秋痕道怕碰著人不好意思痴珠道這時候還有什麼人跑來這冷靜地方便喚禿頭穆升先去通知看守的人教他預備茶水伺候去了正是燈下紅兒

花前碧玉銷恨忘憂同心一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痴珠秋痕自在其中荷生采秋亦不從畧純用濃豔之筆寫得十分圓足所以反擊下回也亦全書不可少文字

作者此回於痴珠有微詞焉奈何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以痴珠之倜儻而感彼傾身之意悔我還佩之非遂爾兒女情長難免英雄氣短深居簡出可近惟有婦人讀書

聽琴以外更無知已於是溺情牀第後塵獨步平原君迷路花叢好夢雙飛汾神廟此不可訓亦豈能常未幾而荷生以詩諷心印以言規李夫人以文諫雖然仁者之過情實異於小人而狂狷之材惜其世無孔子矣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鷓弦

於小人而狂狷之材。惜其世無孔子矣。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鶴弦

話說痴珠和秋痕由秋華堂大門沿著汾堤一路踏月步到水閣。此時雲淡波平。一輪正午。兩人倚欄遠眺。慢慢談心。秋痕道：「掬水月在手。」這五個字就是此間實景。覺得前夜烘騰騰的熱鬧，轉不如這會有趣。痴珠道：「我所以和你對勁兒，就在這點子上。譬如他們處著這冷淡光景，便有無限惆悵。我和你轉是熱鬧場中百端枨觸。到枯寂時候，自適其適，心境豁然。好像這月一般，在燈市上全是一般，在這裏纔見得他晶瑩寶相。」秋痕道：「你真說得出。就如冬間我是在家裏挨打挨罵，對著北窓外的梅花，淒涼的景況，儘也難受。然我心上却乾乾淨淨，沒有一點兒煩惱。儘天弄那一張琴。幾枝筆却是安樂得很。我平素愛哭。這一個月，就眼淚亦少稀了。如今到不好在你跟前自然說也有笑也有。此外見了人到的地方都覺得心上七上八下。」的跳動起來。不知不覺生出多少傷感。這不是枯寂到好。熱鬧到不好麼？痴珠道：「熱鬧原也有熱鬧的好處。只我和你現在不是個熱鬧中人。所以到得熱鬧場中，便不覺好。去年仲秋那一晚，我吹了笛。你還題兩首詩。在我的手帕上。忽忽之間便是隔年。光陰實在飛快。」痴珠歎道：「如今他們都有結局。只我和你還是個水中月哩。」秋痕慘然道：「這是我命不好。逢著這難說話的。」

汾神廟

天地也。奈我何。秋痕。此語更是著迷痴珠。尚未贖贖。人其實我兩人的心不變。天地也。奈我何。痴珠道。咳。你我的心不變。乃是個理。時勢變遷。就是天地也作不得主。何况你我。秋痕勉强笑道。好好賞月。莫觸起煩惱。口裏雖這般說。眼波却溶溶的落下淚來。痴珠就也對著水月。說起別話。無奈兩人心中總覺得淒惻。就自轉來。禿頭道。夜深了。打汾神廟走近些。秋痕也覺得蒼苔露冷。翠鬟風寒。便說道。廟門怕落了鎖。禿頭道。我已經叫穆升告訴他們等著。痴珠道甚好。一會到了廟前。見大門已閉。留下側門。看門的伺候四人進去。便落了鎖。自去睡了。痴珠秋痕剛從大殿西廊轉身。只見心印站在西院門口。讓秋痕進去了。携著痴珠的手。笑道。半夜三更。帶領婦女潛入寺院。是何道理。痴珠道。我不把汾神廟做個救賜雙飛寺。就算是循規蹈矩的檀樾。心印道。好個檀樾。差不多半個月一步也不到。我方丈痴珠道。你怎的不來訪我。心印道。你有了家眷。我怎便出入。痴珠道。這會還算不得家眷。就使有了家眷。難道方外老友。便和我絕交麼。一面說。一面推著心印。同進了客堂坐下。心印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則迹疏而可久。濃則情縱而難長。你不看這碧桃花開得如此繁豔。還得幾天排在這裏呢。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夙緣。都有定數。到得緣滿數盡。不得散了。還可得聚不好麼。且如夫婦。原是常聚常見的。然就中也有一定的緣。一定的數。往往見少年失偶的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大抵濃者必踰節而生災。淡者能寡慾而養福。夫婦朋友原是一例。你不來尋我。我也懈於訪你了。痴珠明知心印此脣議論。是大聲棒喝的意。恩正與水閣上心事針對。心上十分感激。却難一時就自折服。轉說道。我不信。不見了你十來指揮如意。指揮如意。落天花我。界一切善。男子善女。人皆洗耳。靜聽。莫只。作一書中。静聽。莫只。作一書中。

仍收到朋友
忠告善道
浑然此為意
此為心印

此為心印
此更周到足
首令兩珠俱
妙論詞委婉
此則質直言
謂擊交可謂
謂苦心一時並
見沈痛○此即
十四回

秋痕所為作
也此即九回
感遇後一回
街談卷語

文章○在
起身走了
可謂明於
生死之故
引起三
聲清磬
入下折
不脫宋
緒宋秋
總為下
天反跌
勢作

以敘為補

情之所
遂不覺其
生世著
迷如今也
哭了一夜
如秋痕喜
哭畫生形
口吻如生
秋痕形如
言之過荷

天竟有這番偽論。你說少年失偶多是琴瑟之愛。篤於常人難道那偕老百年的都不恩愛麼。心印道。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蕃。這也看各人的緣有深有淺。各人的數有長有短。我就不能預料了。痴珠道。這論却通。我不能不割恩忍愛了。心印哈哈大笑道。你又懵懂了。我說的正要你保全所愛。難道教你割斷情緣。跟我去做和尚麼。說得痴珠也笑了。心印接著道。大抵我輩不患無情。只患用情有過當處。你聰明人原不待我一番饒舌。然當局者暗。旁觀者明。正待說下。只見裏間簾子一掀。秋痕突然走出。向心印就拜。慌得心印退避不及。口裏說道。怎的怎的。痴珠你替我扶起姑娘來。痴珠也不知所為。秋痕却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起來玉容慘淡。滿面淚痕。讓心印歸坐。就傍著痴珠炕邊。也自坐下。含淚說道。大和尚這樣說法就是頑石也為點頭。何況我還是個人。我願把這個身許給痴珠。你這樣捧喝。我不知感激。我就對不住他。說著便吊下淚來。心印嘆一口氣道。難得難得。姑娘你不要怕。我說的是講個理。你這樣心田。佛天必然保祐你兩人。早諳夙願。痴珠接著說道。良友厚意。我自當銘諸座右。只是做個人上不能報效君親。下不能蔭庇妻子。有覲面目不死。何為心印笑道。據你這般說。那自古晚遇的人。都是覲然人世。怎麼後唐室竟有個白頭宰相。平蔡州却是個龍鍾秀才。呢痴珠道。大器晚成。這也罷了。我想楊雄倘是早死。何至做個莽大夫。王勃若不夭年。安知非個控鶴便就向秋痕說道。便是他們也只好死在三十左右。你想西子不逐鳴夷。後來也做了姑蘇老物。太真不縊死馬嵬。轉眼也做了談天寶的白髮宮人。就如娼家老鵝渠當初也曾名重一時。街上老婆。在少年豈不艷如桃李。心印不待說完。哈哈大笑。起身說道。夜深了。我却不能陪你高

談了。秋痕站向前道。我遲日要向觀音菩薩前許下一個長齋願心。不知大和尚肯接引否。心印笑道。姑娘拜佛。貧僧定當伺候拈香。這會告退。痴珠只得叫林喜。李福擎著手照送入方丈。這夜痴珠秋痕添了無限心緒。明曉後必有變局。只不知是怎樣變法。如今且說采秋回家。他爹媽好不喜歡。采秋雖挂念荷生。然一家團聚。做女兒的過年日子。只這一次。因此打起精神。博著父母的歡笑。出了正月。就有杜家親戚排毬酒。替采秋接風的。都說是燈節後就要出嫁韓師爺了。不想他媽却變了卦。原來十二月時候。賈氏怕荷生不放采秋回家。權將紫滄的話答應。如今和藕齋商量翻悔。藕齋是個男人。如何肯依。二人便拌起嘴來。起先還瞞著采秋說說。以後荷生兌項都齊。這一夜賈氏竟和藕齋廝吵廝打。驚得采秋不知是為何故。出來勸分了手。聽兩人嚷的話。纔知道他媽變了心。當下只得勸藕齋到紫滄家過夜。這邊勸賈氏去睡。賈氏道。夢仙。我明白對你說。你爹給你走。我是萬分不依的。你要嫁人。許你嫁在本地。要是嫁給了韓荷生。我是這一條老命。和他們去拌。采秋無可致詞。只得含著眼淚。待他媽說完。和他嫂嫂姊姊。伺候他睡下。出來無情無緒的。別了大家。自歸屋裏。想前想後。整整哭了一夜。次日藕齋領了紫滄回來。取出荷生初二日回書。并詩一首。采秋將信瞧過。遞給紫滄道。你也看得。便將詩念道。

吳牋兩幅遠纖愁。別有深情紙外留。分手亟旬疑隔世。傾心一語抵封侯。雙行密寫真珠字。
好夢常依翡翠樓。為報春風開鏡檻。四圍花影似簾鉤。
采秋念完詩。紫滄也瞧完信。兩人互換。采秋將信再看。放下說道。如今這事鬧翻了。還須勞

妾子貞氣
親令人百
家皆窮

自二十九
回借老卜
居處凡韓
杜文字俱
是反刻此一
段及三十一
六回下折
又以下文字
也反正相
生極陽開
之妙
二十七回
之秋痕

花月痕的
人皆空中的
絮也故此
三字借楊
孝廉點出
作者不欲寫
於三十曾
教別一荷
生米秋故
從對面寫
七回寫
旨眼目。宗

柏合
月色
全書雨化
神仙閣
孝廉解人

你走一遭教荷生自己來罷。紫滄道且看你爹轉灣得下來。不能再作商量。看官。你道。藕齋怎講的。他說這事現在人人知道。況且欽差大人喜歡荷生得很。買了柳巷屋子給他成親。翻悔起來。我們理短。藕齋這話。自是善於看風勢。無奈娘兒們見事不明。又為藕齋和他裝腔作勢。說兒女親事。是我男人做主的。因此拿定主意。不准采秋嫁姓韓的。那一張嘴。就像畫眉哨噪。可以不管。藕齋口口聲聲答應。只要二千兩身價。問了你。你也這般說。如今人家通依了銀子。也兑齊了。你却不清願。教我怎樣對著韓師爺。教藕齋更怎樣對得我。此一節。你想妥當不妥當。呢。再則采秋年來心事。你也看得出是要擇人而事。好好一個韓師爺。明年就是殿撰。人家已結不上。你許了却賴起來。無論事不可測。就使平安。撒手也還可惜。而且千金買臺。是個常事。到得二千金的身價。就也肯加倍破鈔了。以後何處再尋這機會。賈氏道。去年答應。是那老東西逼著我。他會答應你。你和他去講。我心愛的兒女。只有這個女兒。犯不著嫁那姓韓的。去做妾。他會做官。他家裏還有人。誥封也輪不到我女兒身上。與我便沒相干。別人稀罕他二千兩身價。我姓杜的。却看似泥沙。這會要了他的銀子。以後他做了官。今日去東明日去西。千山萬水。我從何處找我女兒見一面。說著。便哭起來。紫滄見話不投機。只得委婉說說走了。采秋從這日起。翠眉懶畫。鴉鬟慵梳。真個一日之中。回腸百轉。光陰荏苒。已是燈節了。雁門燈市比太原尤為熱鬧。紫滄和一個楊孝廉。逛了一回燈。趁了月色。步上碧霞宮的呂仙閣來。倚欄凝眺。忽聽得隔牆叮噹彈起琵琶。先是一聲。二聲。繼而嘈嘈雜雜。終而如泣如訴。十分幽咽。正唱定了。琵琶聲劃然一聲。也停了。楊孝廉道。這不是空中絮三字麼。真個四弦一聲如裂帛。淒切動人。紫滄道。這支詞我是見過。不想他竟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調是滿江紅。我却不知道此詞。紫滄道。你聽得琵琶重理。又唱道。

楊孝廉道。怎的不唱了。紫滄慘然道。以下的詞還有四句。是

如今夜汝眠何處。滿眼是荒山古道。亂烟殘樹。離羣征馬嘶風。立衝寒孤雁排雲度。

楊孝廉道。好聽得很。真個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紫滄不語。接下唱是

歎紅妝底事。也飄零空中絮。

沙侵髮深深護。冰生面微微露。况蒼茫飛雪。單車難駐。昨宵偎倚更短。

到這一句。唱的聲便咽起來。琵琶的手法。也亂起來。以下便聽不出。就都停了。紫滄十分難受。

楊孝廉道。怎的不唱了。楊孝廉道。怪道彈得如此好。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我今日出來就值。只是要嫁給韓家麼。紫滄道。韓家的銀早就兌在我舖裏。不想他媽可惡得很。臨時又翻悔。

楊孝廉道。你怎的見過這支詞。紫滄道。你道唱的是誰。楊孝廉道。我却不曉得。紫滄道。這隔壁就是杜家。唱的就是采秋。這詞是他來時。韓荷生做的送他。他裱起來。挂在家裏。我因此見過。如今却譜上琵琶了。楊孝廉道。怪道彈得如此好。他好久不替人彈唱了。我今日出來就值。只是要嫁給韓家麼。紫滄道。韓家的銀早就兌在我舖裏。不想他媽可惡得很。臨時又翻悔。

李康自是
詞客李康
也是有心

六六。此
皆月痕也
收月字點
春字

起來楊孝廉道他爹呢紫滄道他爹到好說就是這兩個老東西不和鬧起風波如今是一個依一個不依楊孝廉道我聽說身價是二十兩這就算頂好的機遇了他媽還刁難什麼於是兩人說說下得閣來各自步分路月而去正是三五月圓圓六街春如許獨有傷心人

自作琵琶語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秋痕采秋合傳承上文月字為綱領而以心印之警迷紫滄之排難為全篇樞紐蓋皆正月十五夜事也女子喜懷或則為五體之投或則為四絃之裂作者細細摹寫如一鏡中諸影畢具昔人謂筆有化工讀此猶信上半折精理名言可入語錄願書萬本誦萬遍不當以小說題之

秋痕此刻是合而異日是離采秋此刻是離而異日是合

花月痕全書卷十一

第三十五回 髢眉巾帽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

話說癡珠係正月念四日生念三日荷生就弃門仙館排一天席一為癡珠預祝一為小岑鋗秋錢行是日在坐卻有大營三位幕友一姓黎名瀛別號愛山北邊人能詩工畫尤善傳神去年替荷生采秋劍秋曼雲俱畫有小照一姓陳名鵬字羽侯一姓徐名元字燕卿俱南邊詩人這些人或見面或未見面彼此都也聞名這日清談暢飲直至二更多天方散癡珠回寓只見西院中燈彩輝煌秋痕一身艷粧出來道怎的飲到這個時候癡珠攜住秋痕的手笑道你們鬧什麼呢秋痕道你早上走後李太太領著少爺就來等到定更我只得陪太太吃過麪太太還自己點著蠟行過禮才走說是明天一早就要過來癡珠向炕上坐下道五更天和你出城跑了憑他們去鬧罷秋痕笑道我和你跑到那里去癡珠卸下外衣說道到晉祠逛一天好不好呢秋痕說道明天的席我已經代你全辦了你懶管這些事我同禿頭三日前都辦得停妥不消你一點免費心林喜端上臉水秋痕將馬褂擋在炕上替癡珠掩手巾禿頭在旁邊擎著許多單片伺候回道縣前街東米市街及各營大老爺都送有禮就將紅單片呈上癡珠略瞧一瞧向禿頭道你們沒收麼禿頭道武營的禮我們通不敢收只縣前街送了兩分禮一是李大人的。一是代游大人備的劉姑娘主意李大人游大人的通收了秋痕道李太太是另外還送四盆唐花十二幅挂屏是泥金牋手寫的說壽文也是自己作的我替你挂在秋華堂你去瞧著挂得配不配癡珠笑道他竟下筆替我作起壽文來我卻要看他怎說就站起身拉著秋痕

直起
輕叔荷生
預祝帶叔
小岑鋗秋
啟行
在愛山為
下文求畫
張本
上折注重
李夫人
姑妾言之
帶叔東米
市街及各
營
附叔游大
人

花痕
文進壽屏